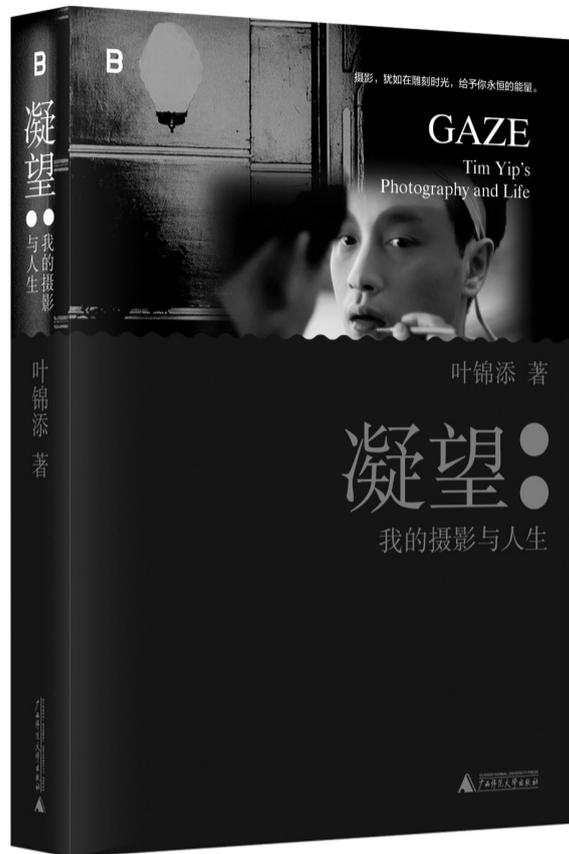


叶锦添首部自传性摄影随笔集《凝望：我的摄影与人生》 一列火车朝着这边全速开过来



《凝望：我的摄影与人生》
叶锦添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广西贝叶特

我进入摄影的世界，是一个很自然的状态。我哥哥是一名摄影师，很早就自立门户，创立了自己的摄影工作室。在家里，我是最小的，一直跟着他尝试的步伐，因为他解决了一个长久的问题，就是义无反顾地主动找寻自己的路。校园时代的我，一直困在自我的空间，不被人认可的感觉折磨着我，总是与这个我渴望亲近的世界产生距离。我想快速地打破它，摄影成为我可以在现实生活中站在旁边观察的一张门票，可以偷偷窥视我所感兴趣的人们是怎么在那个地方生活与发光的。我渐渐开始产生对摄影的兴趣，漫无目的地走在大街上，等候着某种情绪的酝酿与触发。我收集着可能收藏的一切，情绪偷偷隐藏其中。我很乐意于此，因为我不敢面对一切有可能的不顺畅，不能忍受自己遭到拒绝，而摄影可以使原本毫无关系的事物建立起联系。一个单方面的世界在我心中产生，我可以通过这张门票遨游天际，不会受到其他世界价值的干扰；可以在一个弱小的自我之中找到真理。

哥哥送给我的一台照相机，开始成为我自豪的一种象征。我于绘画的探索以外，开始了另一场漫长的征战，从此，摄影与绘画成为自己通往创造的两扇闸门。然而，那一台富有纪念价值的照相机很快被弄丢了，我的莽撞使我不能成为像哥哥一样细腻、成功的人，我总是不能集中精神去思考与准备，很多想法都是突然而来且无法长久维持在一个定点上。我总是不断追寻着不同的东西，但那个时候我根本不太清楚什么是自我的艺术，痛恨自己没有清晰的思路，处在一种十分惭愧的自我困惑中。没有踏上真正的艺术之路，在俗气与商业的观念中挣扎。我的早期摄影，都是围绕着我的经验而成长的，我喜欢看到与自己在现实世界中所见的不一样的世界，能在照相机这种冰冷的机器前面探究，觉得不可思议。那时候，我心中总有一些预先储存的形象，好像要制造一种经典的视觉，每一张摄影作品都希望可以突破严谨的构图要求，找寻奇异的角度的，却仍然保持严格的平衡。那一瞬间，浑然天成，但又不拘小节。

作品可以既充满生活的细节又生机盎然，好像包含着某种时间的秘密。当时，我同时拥有两个机会，一个是进入刚开设的香港理工学院高级摄影专业，学院的教师有非常多外来的与真正的摄影从业者，这个机会很难得，但我仍然不务正业地参与了当年电影《英雄本色》的拍摄。记得那时候每一位同学都富有创造精神，我们的毕业展览充满了张力：有的同学发明了一台11寸×14寸的大型底片摄影机，拍摄作品的品质有一种独特的肌理与质感；有的同学使用了最新的徕卡，拍摄出非常细腻、层次饱满的抽象摄影作品；还有的同学开始尝试立体摄影，透过特别的眼

镜，看到两张照片的新效果，并且用摄影纪实叙事的方式来呈现连续摄影的系列作品。而我则制作了一件大型的装置雕塑作品，是围绕主题展开的摄影组合，用立体与平面相结合的方式，做了一个厚度约10厘米的大画框，照片被以拼贴的模式嵌入一个立体的空间，好像一件集合的艺术作品，成为整个展览的焦点。自己经常与同学一起参加公开的大赛，不管是摄影还是绘画，都十分热闹，有不少可以被推荐到国外大型展览的机会。在当时的摄影世界中，有一个同学跟我非常有默契，他的独特之处在于，每年才拍一两张照片，拍摄得十分缓慢，但他每天拿着相机。后来我在纽约拍电影的时候，再次碰到他，他在美国一位著名摄影师门下工作，他能只用一盏灯，透过各种折射反光光源，制造出非常复杂的光谱体系，并都以8寸×10寸的底片完成。在他的影楼里，我觉得我必须回到属于我的地方，成为最好的摄影师。另外一个机会来自资深电影人卢玉莹，我接手了她当时还在执行的人物拍摄与写作，开始了我奔走于片场之间的隐形生活。那段时间，拍摄了周润发、张国荣、张曼玉、梅艳芳等演员的早期形象，开启了我不一样的摄影风格，慢慢形成了自己早期摄影的脉络。

经过第一轮探索，自己在中国香港仍然没有找到非常好的发展出路。那个时候，我对全世界充满好奇，于是自创了一套学习的方法，在充实自我的同时，不断观看各个国家的电影，听国际音乐，试图为自己打出一片天而做好准备。因此，我停不下来。年轻时痛苦挣扎，也不可能得到太多人的支持，好像陷入一个早已有结论的困局之中，僵死在平凡里。文化和艺术需要真正的艺术家去找寻它们的价值。国外的多元氛围与创造的深度贯穿着我的青年生活，因此，我决定拿起相机，去拍摄这个神秘的世界，去贯通我的精神思想，把一切归纳到我的影像世界里，让它成为我世界的一部分。

当自己处在苦于无法达成心愿的窘境之时，在一天早晨，我看到了妈妈放在桌子上的2万多块现金，虽然无法让我畅游欧洲各国，却可以在最低限度，实现我的愿望，拉近了与那个文化丰厚的欧洲的神秘距离，我可以初次面对面地到达这一文化的核心，用身体与精神去见证它的存在。那时候，我在欧洲拍摄了无数照片，它们像倒影一样呈现我梦中的真实。白天参观各种珍奇的博物馆，晚上睡在火车站的过道，经历了从英语不太好而很少交流到开始可以主动跟陌生的路人交谈并成为朋友。这次欧洲的生活经历与我的内在旅程，使自己可以更加专注眼前的事物，在陌生的世界，看到更真实的自我影像——一个孤独游离的灵魂，寻找一个永不存在的故地。即便走遍千山万水，现实的景象都差不多，只是一场真实的梦幻。但在摄影的世界里，自己看到了这辈子都不曾离开的邂逅，如今看来，这些影像已经超越时间，不断循环地谱写着未来时间的内容。好像我只站在原地不动，就能飞越世界的不同维度；时间的隔离空间，也被一一打开，在重复着循环的曼陀罗。

到了今天，我仍认为摄影不是单一的存在，不会把它孤立起来欣赏。对我来讲，我把它放置在一个人类变动的大范围与自我审视的历史脉络中。不管是对于个人还是不同种族背景的群体，摄影的确把人类真实存在的影像重新抽离出了人间。之前人像绘画的精神，成为一种可以被观看且没有时间限制的造物。因此，我们有机会客观地审视自己，不受时间的限制，比较不同时间的自我的细微区别。我们开始对自我不存在的证据产生了兴趣，开始想象不同于真实自我的个体，创造一个更完美的想象，并通过摄影不断走向虚拟的过渡，促进虚拟世界的发展。

人类曾经相信摄影的真实性，摄影迎来了黄金时期。从1839年法国达盖尔(Daguerre)发明摄影术后，伴随着工业革命，未来世界呈现出一种爆炸性的光明。摄影从贵族之间的流传，发展到普罗大众的应用，它迅速凭借现代性的符号，成为现代文明的一大突破，也是现代主义的一个重要底色。它记录着全世界局势的变化，强调了西方的主导色彩。一个多世纪以来，摄影使人的视觉从精神的内在过渡到影像与现实主义的影响，并更加强调可见的规律。有一段时间，我曾不断研究影像的源头，正经地观看影像所呈现的真实性——一列火车朝着这边全速开过来，使我们产生了惶恐与快速避险的反应，然后我们慢慢适应现实中极速的物理变化，开始沉迷于那种刺激却没有危险性的快感。这是影像虚拟世界的开始。(题目为编辑所加)

内容简介

作为叶锦添首部自传性摄影随笔集，本书精选了其自1980年代以来各时期风格各异的代表作品109幅，分为“美人”“橱窗”“众生”“异境”四辑，包括其在电影拍摄间隙与从未间断的旅行中所捕捉、记录的真实瞬间与回忆性文字，勾连出叶锦添在电影、舞台、当代艺术之间自如与自觉的艺术寻真之路。在叶锦添敏锐与精妙的镜头布局中，周润发、张国荣、梅艳芳、张曼玉、王祖贤、周迅、李冰冰、桂纶镁、林嘉欣等呈现出少为大众知晓的情绪状态；与此同时，还以简洁亲切的文字呈现与他们动人的生命交集。

作者

叶锦添

世界知名电影与舞台美术指导、服装设计师和视觉艺术家，致力于不断探索及推广“新东方主义”美学理念，诠释古代文化对未来的启示，其创作游走于电影、舞台、当代艺术、文学等多元领域。2001年，叶锦添凭借电影《卧虎藏龙》获奥斯卡“最佳艺术指导”与英国电影学院“最佳服装设计奖”，为首位获得以上殊荣的华人艺术家。自1986年参与第一部电影《英雄本色》起，30多年以来，叶锦添担纲了多部电影的美术指导与服装设计，包括2023年火热上映的《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合作对象众多，如知名导演吴宇森、李安、冯小刚、蔡明亮、陈国富、关锦鹏、陈凯歌、田壮壮、李少红等。

国学之道(6) 之思想观念

(二)形上观

这里的“形上观”是对《周易》里的“形而上者谓之道”一语的概括性表述，用来阐述国学之道中对那些超越具体有形事物之上、之先、背后的存在探讨而形成的思想观念。在国学中，或者说在中华文化传统中，将那些表征是思想、精神和信仰等无形之存在归属为“形而上者”，也将极其精当地概括为一个字——“道”。所以，我们中国人将追问和讨论宇宙、天地、自然、社会、人生等背后那些最根本、最本始、最本质、最普遍的“一”“共性”的学问叫做“形而上学”“道学”“玄学”等。

(1)仰望于天

因为中国古人早在几千年前就懂得，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定要有超越有形之上、之前、之外的“形而上”的追求和关照。因为这是一个“仰望”式的价值取向和思维方式，此种“仰望”是一个国家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屹立高峰的必要前提和素养。也正是出于这种动力，使得中华民族的始祖之一伏羲通过“仰望”与“俯察”而创立八卦之说！《周易·系辞下》说：“古之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是说上古的伏羲氏通过仰望天空的天象、俯察大地的法则而创立了八卦，以此来贯通神明的德性、比类万物的情状。

八卦的源头是阴阳四象、阴阳两仪、太极。“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周易·系辞下》)。太极是最原始的“一”之存在，由一生出阴阳，或说呈现出阴阳，具象为天地，两仪是也。由阴阳的不同相配而成少阳、老阳、少阴、老阴，具象为春夏秋冬四时，四象是也。四象再由阴阳二爻各加其上而成八卦，具象为“天地雷风水火山泽”八种自然现象，分别以“乾坤震巽坎离艮兑”称谓之。我们这里的重点不是要讨论《周易》的最终由六十四卦组成的图景及其变易、不易、简易之理，而是想告诉人们，中华传统文化中很早就存在着追求“形而上者”的思想观念。换句话说，中国古人很早就形成了“形上关照”“以道观之”这种思考宇宙世界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

这是一种追求“形而上者”的思想、知识、理论。我们说，《周易》的“太极”说、“一阴一阳之谓道”说、儒家的“志于道”说、道家的“为道”说以及存在于中国上下几千年连续不断的“元气”说、“理气”说等无一不是属于这一“形而上者”的思想、知识和理论。

如果大家足够留意的话，我这里始终没有使用“哲学”这个概念来表述中华传统文化中的这种思想特性，其目的是让世人明白，一种思想、知识、理论具有怎样的特性及其功能，并非依赖于不同于自身的其他文化思想作为所谓原形和模式。换句话说，不需要以彼方的概念定义及其内容和特性去判断自己文化中有没有别人的东西，进而引出对不同文化的高下、优劣的价值判断。大家都知道，长期以来每当我们谈论一切哲学问题时，尤其是在谈论到中国哲学时，都要被许多问题弄得头疼不已，甚至严重影响对对自身文化属性的认知，进而产生对自己文化严重不自信的后果。

长期以来，无论是主张中国没有哲学的一派，还是主张中国有哲学的一派，为自己观点寻求根据的其实都是源于对西方的“哲学”定义及其范围的认定之上的。这样的认知模式，其学术的表述就是“以西范中”。所谓“以西范中”就是拿西方的那一套来框中国古代的思想。“以西范中”会造成两个结果，一是“范”的结果认为中国没有哲学，由此产生“人有我无”的卑微感；二是“范”的结果认为中国有哲学，由此产生“人有我亦有”的欣慰感。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以西范中”的思维模式严重妨碍了中国人对自己固存的思想观念给予本来意义上的揭示和呈现。就是对“哲学”这个概念的翻译同样是这样。

大家都知道，在中国古代所有典籍中不曾有“哲学”这个词，但有“哲”这个词。《尚书·舜典》有“浚哲文明，温恭允塞”的提法。但此处的“哲”虽然有“知”“智慧”“聪明”等意思，但显然没有古代希腊将哲学理解成那种“爱智慧”的意思。然而，随着近代西方文化的强盛以及东方社会及其文化严重衰落，人们最终形成一种共同的价值判断，那就是造成中国近代全方位的落后，其根本原因乃是因为没有作为文化基础的哲学和科学思想。换句话说，中国没有产生像西方古已有之、而近代尤其发达的哲学思想和科学思想。所以，为了弥补这一课，理应将西方的“哲学”思想尽快介绍过来。当然这项工作首先不是由我们中国人完成的，而是一个名叫西周的日本人，在1875年用汉语“哲学”一词来翻译西方的被称为“philosophy”的学问。后来被一个名叫黄遵宪的中国人介绍到中国。



徐小跃(江苏省文史馆馆员,南京图书馆名誉馆长,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国学玄览堂(145)